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二回 看花色眼急雨淋瓠子之頭 揮塵雄談冷水澆葫蘆之背

素臣下船，望江西進發，到了杭州關上，要往江頭僱船，忽想起：「西湖雖不過遊觀之所，卻也名擅東南。現在足邊，何妨一為拭目。」因向昭慶寺尋了下處，安頓過了行李。一個小沙彌跑進房來，說：「家師奉拜。」隨後一個雄壯和尚，笑容可掬的，向素臣行禮。一眼看著奚囊，寒濕了好些套頭話。素臣問他名號，方知那僧法號鬆庵，是本寺住持，結交官府，甚是勢要。生得暴眼赤腮，油頭紫面，一部落腮胡，腦後項間青筋糾結。素臣看去，知非良善。估量著有膂力，會拳棒，腳步尚不甚牢實，想是酒色淘虛的緣故。幸喜囊中無物，自揣力量還製得住他，遂不放在心上。鬆庵別去。用過晚膳，將房內牆壁房外路徑，細看了一遍，收拾安寢。奚囊乖覺，將自己帶的一柄防身順刀，藏放裡床褥下。到一更之下，素臣聽得隱隱似有男女謔笑之聲，又遠遠聽得婦女悲泣聲息。悄悄問奚囊，卻絕不聽見。次日起來，早膳過，吩咐奚囊帶些銀錢，鎖了房門，出了寺門，到斷橋邊四望。只見青煙橫抹曉山，紫燕斜翻春水，那時正是豔陽天氣，花香陣陣，從湖邊撲面飛來，頓覺遊興勃然。一徑往六橋走去，早已畫舫疏簾，映出芙蓉粉面。煙堤嫩柳，拖來桃葉香裙。素臣心在湖上，一心覽湖，且往來仕女，都是涂脂抹粉，繞翠圍珠，無一個天然秀色，可入素臣之目者。遂把這些粉白黛綠，鶯聲燕語，都付之不見不聞。一路高瞻遠矚，要領略湖山真景。正走之時，只見奚囊說道：「那一個好像鬆庵和尚。」素臣上前相叫，要問他由岳墳到靈隱的路。那知這禿賊一雙毒眼，緊射在湖中一隻大船艙內，目不轉睛，睜睜地呆看，那裡聽得素臣聲喚？素臣暗笑道：「果然和尚色中餓鬼！」遂向湖中望去，只見一隻大船，打著撫院旗號，有一個白鬚老者，同一個和尚，在艙內坐談。後面一艙，門窗俱閉，並沒女人蹤影。暗付：「天下事有三屈，想是和尚與鬆庵認識，在此聽他說話。」遂丟過一邊，也不再去看，打算別問路人。那知走不多路，陡然黑雲四起，雷電交作，大雨如傾盆直倒下來，急折轉身。只見遊人仕女，個個如喪家之狗，落水之雞。男人也還罷了，只有那女人被雨，其實可憐。只見：

粉掛腮邊，水洗觀音金面。脂淋項下，油揩鄰婦青唇。髻散發拖，枉著三更天四更天，出門時許多妝扮。珠狼翠籍，借的張家嫂李家嫂，進門時何物賠償？一片黏連，濕褲濕裙裹雙腿，好似丫又蘆卜。渾身膠結，單衣單襖埋兩乳，猶如泡脹鰓頭。亂紛紛抱子牽夫，鬧嚷嚷呼娘覓女。足慌，泥濘，路滑，臂蹺。幾陣風來色色牽，渾身發抖；一交跌去哈哈笑，兩腳朝天。

素臣此時渾身浸濕，寒冷不過，休說沒工夫笑這些女子，也沒心腸去憐恤他，只辦著自己走路。無奈奚囊年幼，跟隨不上。素臣把手拉著，且拖到一個亭子邊來，那雨勢比前更大。素臣看那亭子內，有多少女人擠著，因亭小人多，並至挨肩擦背，沒些空縫。素臣把奚囊推入，自己卻背著亭子站在階前石上。奚囊道：「相公何不擠上來？」素臣道：「男女捱擦不便，你是孩子家尚不妨。」只聽得亭子內有人叫道：「文相公，不妨，這亭子是公所，又不是女娘們建造的。他若怕男人，就不該進亭子來了。相公何必這般道學！」素臣尚未回言，只聽一個說道：「我們雖有男人，都是同著女眷，先擠在內沒法。誰似你和尚強擠入來，捱擦婦女？難得這位相公尊重，不肯進亭，極是好的。你偏要叫他進來。少停雨住了，合你講話！」素臣回頭看時，只見鬆庵和尚擠在三四個女少年中間，一張嘴兒，差不多要貼向一個女人眼皮上去，那一簇鬆毛，已半擲女人脖項。

素臣怒從心起，本要發話。卻見鬆庵豎起兩道濃眉，睜圓一雙凶眼，大聲嚷罵道：「你這活烏龜，你敢放屁！你既要惜女人的廉恥，就不該放妻子出來賣俏！莫說大家身上都穿著衣服，就是光著身子，你也怪不得別人。便落了便宜，也只好算做上門嫖罷了。你說要合我講話，你睜開龜眼，認認我是甚人？連昭慶寺鬆庵大老爺都不認得！這等瞎烏龜，只可燒湯，連跟馬鬃毳毳，都去不得！糞桶也有耳雜，敢在虎頭上做窠！少刻雨住了，且送你到縣裡去，打你三十毛板，連你妻也拶一拶指，出掉些水氣，才知和尚的手段哩。」只見發話的人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再也不敢做聲。只見別的男子，都嚶嚶嘖嘖，埋怨那發話人。只見那些婦女，臉都嚇青了，要掉下淚來。素臣如火上添油，因礙著許多女人擁擠在內，動不得粗。肚裡思量：「且待雨住人散之後，曆數其罪，痛打這廝出氣。拼得別尋寓處，卻是氣悶不過。」

正在轆轤，只見身旁走過一人，說道：「家爺請相公上船一會，因雨大不能自己上來奉請，吩咐小的致明，請相公休怪。」素臣道：「你老爺是誰？因何請我？船在何處？這樣大雨，如何去法？」那人用手指道：「那一株大楊樹下，不是家爺的船嗎？相公上船便知。小的現拿雨具，不多幾步就到船上。雨大得狠，休要耽擱了。」素臣此時已被暴風冷雨，弄得渾身抖戰，巴不得有躲避去處，遂不暇細詢，急急穿換了，搶至船邊，跨上船去。那家人把奚囊馱在背上，雨傘遮著，隨後下船。艙門口站著一個白鬚老者，滿面春風的，迎接素臣入艙。素臣脫換雨具，便要施禮。老者道：「且慢。」吩咐一個小童到後艙去，說：「取我的衣服鞋襪出來，伏侍這位相公更衣過，進來請我。」向素臣告便，退入中艙。小童拿出衣褲等物，候素臣換過，將換下的收拾進去。素臣一眼看見，小童眉目秀媚異常，宛然女子，卻又是貴相，好生怪異。因已請出老者來，便又向前行禮。

老人又道：「且慢。」因讓至中艙，令家人奉上一大杯熱酒，說：「先生受寒了，且吃三杯，衝一衝寒。」素臣因被雨久淋，身子如在冰缸內一般，正用得著這杯熱酒，遂略不辭讓，連飲了三杯，就覺一股陽和之氣，從丹田內翻翻發揚，須臾四肢百體，都活動瀟灑起來。笑道：「老先生真回春手也！」即便行了賓主之禮，正要就坐，老者把手一拱道：「此位禪師，法號和光，是當今賜紫，現坐靈隱方丈，舌具廣長，胸多智慧。先生且見過，好求禪師指迷。」

素臣只得看那和尚，生得面如銀盆，眉如偃月，鼻直口方，耳長額闊，雙瞳閃爍有光，一背豐隆多肉，約有四十上下年紀，身披渾紫暗龍袈裟，足穿大紅朱履，光著一顆滾圓肥頭，頭頂上炙著龍眼核大紫紅色的九十大疤。素臣一面答道：「晚生止識儒宗，不解禪理，求教倒也不必。」一面說，遂要就坐。老者慌道：「禪師是方外尊宿，兼之年長，自然該首坐了。但這位先生既不好禪，應以世法相見，聽口聲不似浙中，禪師現在駐錫湖上，還該是那位上會，這倒要憑禪師主張了。」和光無奈，只得虛讓了一讓。那知素臣本性最惱和尚，就是老者主張坐在下首，他也斷不肯依，寧可仍到大雨內去站著的。況老者之意，分明要他上坐。於是並不謙遜，竟拱一拱手，向那第一位座位站立，說道：「有占了。」和光見這般模樣，氣破胸膛，又不便發作，只得快快的坐了第二位。老者坐了主席。吩咐另換席面，先送一道茶來。茶罷，素臣問道：「老先生尊姓台甫？貴鄉何處？晚生素未識荆，因何忽蒙刮目，許以登龍，伏惟垂示？」老者道：「學生姓未，號淡然，祖居江右，因探親來此，偶爾游湖。小價們說：「岸上有位相公被雨，因恐擠了女人，不進亭中，許久立在雨內，渾身透濕。」又說：「一個僧人反不避嫌，強擠入亭，又招呼那位相公進去，與眾人嚷鬧，那位相公總不理他。」學生深以為難，因到前艙，望見尊品是一位福德俱備之相，故斗膽叫人奉請。不識先生姓名居址，貴庚幾何，曾否締姻，家中更有保人，因何事至此，乞道其詳。」

素臣道：「晚生姓名明白，祖居吳江，今年二十四歲。先嚴早背，寡母在堂，長兄名真，拙荆田氏。因慕貴省匡廬之勝，竊懷黃門遊學之思，故漫遊到此。適為雨苦，正在無聊，得老先生援之泥塗，感且不朽。」淡然把眉一蹙，哈哈大笑，立起身來道：「不料無意中，忽遇故人之子！老姪如此少年老成，豪邁不羈，吾友為不死矣！」素臣急起立，問道：「老先生與先嚴交誼，晚生因幼而失怙，竟未深悉，伏乞詳示。」淡然道：「先嚴鈺庵公，官僉都時，與令先祖司成公為道義交。老夫任戶部員外時，令先尊適為戶部主政，尤為莫逆，彼此通家往來。那時老姪與令兄俱在襁褓，一取存真，一取尚白，早有此名，老夫至今不忘。因一官匏係，近年退休，又值妻亡妾喪，家難頻仍，與老姪處遂成陌路。而世嫂賢孝之行，老姪岐嶷之狀，時結於心，時觸於目。前日來此，才打發小價到吳江問候，不料反於此地不期而遇，真是快心之事！」素臣方豁然道：「原來就是淡然老伯！此番出門，家母命小姪至豐城來叩謁老伯、伯母，不料伯母已經去世，深可傷感！家母說，那一年賜弔先父時，老伯尚未有世兄，有一位庶伯母，正懷身妊，是男是女，叫小姪問一確實。這位庶伯母，想正康健。小姪向失祇候，方才老伯說的台號，又未確知，以致觀面茫然，罪真擢髮矣！」淡然道：「當初老夫賤號，原是翀然，本取飛翀之意。後來退休於家，絕意仕進，故改號淡然。老姪無從而知，更有

何罪？老夫因無子，才置一妾，所生是女，至今藉以娛老。後來又生一子一女，可惜一子夭亡，止存幼女，又是老夫之累，慢慢與老姪細談罷。」

素臣從新出席，執子姪之禮。淡然亦竟受了兩禮。素臣要移座向下，淡笑道：「不消，我這是主位。」因仍舊坐下了。家人早已擺上酒餚，是半葷半素。和光不飲酒，止為設茶。淡然、素臣兩人敘出世譜，益加親密，說說笑笑的，講一會家常，述一會世誼，說一會故鄉風俗，不知不覺都飲至半酣。卻把和光擱在半邊，猶如冷廟內的泥神，熱氣也沒人去呵他一口，撇得他冷清清地，喜不得，怒不得，耐不得，又發作不得，面上紅了白，白了紅，心頭一股冷氣，不住的從喉嚨裡要鑽出來，真是赴呂太后的筵席，如坐針氈一般。他兩人那裡知道，只顧敘他的舊情，驚他的新遇，熱鬧不過，快活異常。這也罷了，不覺酒多生話，話多生節，堪堪干連到和光身上來。淡笑道：「適才被雨的和尚，與老姪如何相識？」素臣道：「小姪幾乎忘了。」因問家人：「這和尚可在亭內？」家人們回復：「已去。」淡然聽著窗外雨聲道：「這兩比前更大，如何去的？」家人道：「老爺與文相公敘出世誼的時候，那兩小了有頓飯時，那些女人被和尚擠擦不堪，便趁這兩小，都磕磕撞撞的掙往前邊去了。那和尚見婦女俱散，又到我們船邊來探頭探腦，被小的們喝叱了幾句，方怒吼吼的走了去。老爺們說話熱鬧，故不覺外面雨的大小了。」淡然掀髯笑道：「真所謂聽而不聞也。老姪，如何相識起這和尚來？」

素臣道：「那和尚叫做鬆庵，是昭慶寺住持，小姪貪其近湖，就寓在他寺內，故此認識。他口出惡言，本要與他理論，因礙著眾婦女們擠緊不便，原想兩住後教訓他，不想他已經去了。」淡笑道：「我看老姪弱不勝衣，豈能與他理論？況這和尚如此狂邪，自然是個匪類，吾輩愛身如玉，如何與此等人計較？以後還當斟酌。」素臣道：「老伯見教極是。此等人與禽獸無異，於禽獸又何難焉？以後當以老伯之訓，銘之於心！」

兩人正講得密切，忽聽得冷笑一聲，卻見和光變著色，說道：「老護法和這一位也說得夠了，尚容貧僧一言。」淡然起身辭謝。和尚道：「老護法不必，且聽貧僧說：俺們僧家與你們儒家一樣，藏垢納污，無物不有。貧僧一片平等心，再不說儒家沒有幾個好人，僧家沒有幾個壞人。但不可因僧家有一二下流，遂把佛門看輕，不敬三寶，肆意譏訶，以致現世折福減算，來生戴角披毛。如老護法說鬆庵不是，尚是就事論事。若像這一位所說，止識儒宗，不好禪理，不屑求教，這許多話頭，便是毀佛謗僧，為死後地獄張本！眾生好度人難度，貧僧原不肯饒舌。因是老護法的世姪，所以不惜婆心，指點一二。」淡然佛然道：「素臣少年，血氣正盛，未免不達時務。若說墮入地獄，我還可以保得他斷不至此，吾師可以放心。」素臣笑道：「地獄輪迴，原是佛家妄言，即使果有地獄，小姪現在所為，斷無墮入之理。但恐日後把持不定，為異端所惑，一時失足，得罪名教，這就不可知了。何則？目下小姪尚知崇正辟邪，不信佛教故耳。」

和光著急，大聲道：「你這話，分明說佛與僧俱應墮入地獄的了！無論俺們僧家，為腐儒所不識，至於我佛，是生天地的聖人，你都敢於誹謗起來，真是非聖無法了！且不必論我佛淨智妙圓，神通感應，即如天下自帝王以及乞丐，沒一個不望塵膜拜，頂禮尊信，使我佛稍有欠缺，此教便應久滅，何以萬古長存？只消在這一點上想去，也該頑石點頭了！試問，你更有何說？」素臣正色道：「奸僧藉佛，愚哄世人，以至無惡不作，罪猶未減，惟佛實為首惡，故我之惡佛，更甚於惡僧。天下真小人易識，則其禍顯而淺。偽君子難識則其禍隱而深。發和尚輩，害止一二人，或數十百人，且人皆知惡之，則其禍淺。至於佛，則其說足以駭俗，其文足以眩世，雖高明如白居易、蘇子瞻輩，皆靡然從而信之，何況庸愚？是以天下若狂，千年如夢，其禍遂深入於人心也！你說此教不滅，便見佛無欠缺。須知白蓮、長生、燈絡、養團等教，鄙俚粗淺，庸愚陋劣之人也知，尚且至今不滅。況佛之言辯而堅，行偽而僻乎？孟子曰：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亂。故洪水橫流於堯、舜之世，猛獸充塞於武、周之時。天地之道，陰陽倚伏，不能有明而無晦，有春而無秋，有生而無殺，有君子而無小人。聖人之道，在象為明，在時為春，在德為生，在行為君子。佛則晦也，秋也，殺也，小人也。此所以與聖人之道，如陰陽之倚伏，相為盛衰，而示能遽滅也！顧《周易》一書，義在扶陽抑陰，如有裁成輔助之道，則不遽滅者，決然而滅之。使二景常明，四明皆春，廣生機而絕殺機，廣君子而絕小人，其責在於憂勤惕厲之儒者。使虞其不滅，而隔膜視之，是聽洪水之橫流，而不為大禹之抑；任猛獸之充塞，而不為周公之驅也，有是理乎？歷考從前，固嘗一滅於魏，再滅於宇文，三滅於後周武帝，盡毀佛祠，世宗毀像鑄錢，魏主則誅殺沙門，至無一存者。其時牟尼、三世等佛，何以並沒神通？可知佛亦胎生類中，一具體之人而已，有甚靈感！彼之所以得行其教，以不生中國故也。漢通西南夷之前，閩、粵以外，即屬異域，從古不通中國，未聞聖人之教。佛生印度，更遠萬里，以堅辯之言文，僻偽之行，何怪愚夫愚婦，靡然而從之乎？故佛在外國，聽之可也；然且聖人之徒，猶有用夏變夷之志。今儼然毒甫中國，與聖人樹敵，尚可忍乎？魏、周、宇文之世，滅不終滅，蓋德薄祚短，繼起無人耳！若處當今聖明之世，而有守先待後之儒，行乎權之所得行，則燭火之光，一吹便滅。即勢利奸僧，亦將背其所主，自逃法網，尚肯為佛盡力耶？你說萬古長存，無論佛生在聖人之後，又數百年而入中國，興廢盛衰，不能並衡。即以西域言之，佛在印度，其教自西而北，紅黃異派，愈變愈盛。蒙古之信喇嘛，遂成國俗。乃元代駙馬諸王，遍鎮印度，其時印人大半習麻哈默特之教，子孫北歸，頓改回俗。是佛教早不行於印度，何況中國本非佛所行教之處？由漸而興，亦可無端而滅，佛即有靈，豈能與氣數爭權？」

說到此處，素臣厲色之中，稍帶鬢顏。末公聽得頭顱播腦，把酒都忘記。伏侍的家人小子，止顧在窗外竊聽，無心換酒上菜。連那船家，亦覺入耳會心，津津有味。滿船中除了素臣的話頭，寂無聲息，並雨聲全不理會。惟有和光，心懷疑忌，就素臣語中留神揣摩，滿想抵隙而爭，心如輻輳，周旋上下，兀的好不自在。淡然冷眼一瞧，看他面上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，滾圓的肥頭，竟像血灌豬頭一般。深恐素臣說到高興，率性謾罵，惹他發作，倒也十分不安。那知和光聽到佛教為天方所奪一段，忽然色沮神呆，若驚若喜，頭髮上紫漲的粗筋，漸漸隱落。一面捧起茶杯，呷了一口，輪轉閃爍的瞳仁，向素臣仔細打量，復逼到淡然。不期淡然正在關他舉動，四隻眼睛，突地裡打個照會。和光回眸不近，嗤的一響，不覺笑將出來。

素臣猛吃一驚，便道：「你笑什麼？你道我輩一介寒儒，不操尺寸之權，斷無滅佛誅僧之事！須知崇正辟邪，聖賢同志，孟子不行道於鄒、梁，而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彼行，放淫辭，功在一時，教在萬世。所以孔子之道常存，楊墨之言終廢。即你佛氏，在唐世亦甚猖狂，賴有韓公《諫迎佛骨表》《原道》數篇文章，後世士大夫尚不為其誘惑，你休笑他空言無補！」和光斂容離座，向淡然謝過道：「貧僧雖無學行，自小出家，從師祖師父游，亦嘗朝過五嶽，走遍名山。覺得方外人清修梵行，滿想成佛作祖，只是空言欺世。惟眼前清福，享得太多，實為此生之幸。自主雲林方丈以來，蒙貴官顯紳，不時過從，應接太繁，頓覺心地塵濁，雖在山林，無意領略。即如撫台大人，那月朔望，不到寺中頂禮？平日又要差官叫喚，進署盤桓，與貨僧講論，不是湖山古蹟，便是禪宗正覺。再不然，詢問京中王公起居，某官現居權要，某人與有瓜葛。就是老護法，不是那日撫台特地引貧僧相見的嗎？今日又承撫台之命，伴游湖上。貧僧因見老護法正直端方，慈祥仁厚，現在又係退閒林下，故交情重，不憚遠遊，俾貧僧暢聆警亥，一洗胸襟塵俗。此亦貧僧志向差定，雖出入冠蓋間，未嘗戕滅卻本性，所以有此。鬆庵一般人因緣若是，豈不當面錯過！方才被這一位，說得佛門如此可惡，因而爭辯幾句。貧僧豈不知，聖賢學問兼容，並包釋氏，左道旁門，難與抗衡？第思二千年來，其教日盛一日，歷代聖明帝王，名儒碩彥，既無驅除之法。至今日而有令世姪一片苦心，竊恐終於無補。況且時下風俗，朝野靡然，宮中新公公、德州景府，天下效其所為。而且羽翼四布，陰謀更不可測。令世姪無尺寸之柄，徒以口舌相爭，轉恐出而賈禍，所以竭盡愚誠，介老護法一言相勸。貧僧陪從過久，天色已晚，就此告辭。」說罷，向末公合十，轉身望素臣和南，素臣略還半禮，和光已出艙門。雲林寺沙彌香火，早放一艇伺候，因無篷幔，均鑽上大船避雨。和光見雨勢尚緊，吩咐上岸，到風林寺暫住。沙彌等應聲，扶掖而去。

這裡末老重與素臣坐下，命小童換過酒來，開懷暢飲。素臣遂把方才辟佛話頭擱過一邊，復敘家常世誼，故鄉風俗，說到末公兒女情長，不覺相對唏噓，泣然涕下。素臣睹此情景，心頗不安，未免用言寬慰，譬解了一會。瞥見後艙人影，頻出窺探，雙門虛

掩也，即不便回頭，正對未公，未公尚是長吁短歎。後艙人影，似覺應聲而至。素臣迎眸望去，卻是六七歲女孩，圓面朱唇，眉目如畫，看著未公，頓覺雙螺蹙緊，愁苦不勝，轉身入內，似與多人絮語，門亦隨掩。素臣方始悟出鬆庵探頭探腦，並未公說起累字之故。心下暗想：「未老如此年紀，豐城雖止隔省，水程可達錢塘江，但因探親遠遊，挈帶眷屬，大是累墜。族中不乏子姪，老僕亦可紀綱，此行必有別故。正在委決不下，未公忽顧後艙，起來說道：「老姪本非外人，老夫此來，實為小女之事。故到此即遣價吳江，探詢尊府。因撫轅不便安頓細弱，故借遊覽為名，賃舟暫住。今與老姪邂逅，當令小女輩拜見。老夫殘年待盡，日後仗力正多，免得覷面不識！」說罷，即喚小童傳語後艙，令素娥伏侍大小姐、二小姐出來。

素臣尚在謙讓。小童進去不多時，已見丫鬟掖著小女郎，隨一麗者，姍姍而出。未公指著素臣道：「此是大小女鸞吹，此幼女金羽，此婢名素娥，亦儒裔也，大小女以為閨伴。老夫身後，主婢伶仃，老姪便時，宜加顧恤。」素臣未知所對。鸞吹不慌不忙，近前肅了四拜。金羽隨姊起跪。素臣回禮起來，未公命坐。素臣道：「二位世姐請坐。方才老伯未與愚兄明言，適見勢利惡僧，倨傲無禮，忿塞胸膈，不免發洩幾句，坐久話長，有累世妹閉匿多時，伏乞容恕！」鸞吹斂衽，答道：「世兄志在聖賢，躬肩道統，嫉邪去惡之心，隨機而發，適聞所言，足使奸僧褫魄，愚妹竊聞，萬分傾服！」未公望著素臣接口道：「世兄所言，乃聖賢血脈攸關，邪正絕續之會，賴此擔荷多矣。小女子有此見解，可以師事門牆否？」素臣慚謝。未公因再問素臣：「賃居昭慶，遠隔城遂，不便時常敘語。此來本往豐城，今中道相逢，可免跋涉。不識即回吳江，抑將遊學他省？」意欲請素庵同回江西，以便囑托一切。又因素臣備述家事，已娶妻室，恐性情拘泥，引嫌不眾，則同歸也是枉然。輾轉付量，觸起伯道之戚，陡覺傷感起來。素臣深致不安。鸞吹體會老父之意，欲用寒暄套語，撩斷未公話頭。

忽見小童驚慌進內，喊道：「老爺不好了，文相公快出來看罷！」船上諸人喧鬧起來，登時聲如鼎沸。但聽得說：「潮來了，潮來了！」陡覺天色昏黑，四面山容全然隱滅，那湖中水勢掀播，直欲接天，雨更傾盆而注，船身蕩搖不定。本本傍岸而泊，此時已不知孰為蘇堤，孰為白堤。一片汪洋，無邊無際。滿船啼哭，未公不知所為。素臣暗忖：「西湖那得有潮？此必非常變異！」也覺著慌，顧不得船中人，急走出艙，跳上船頭。卻不斷浪卷舟輕，宛在虛空拋擲，方欲站住腳跟，身子一歪，早已隨波逐流而去。正是：

恰喜長途逢舊雨，那知驀地起風波。

總評：

佛氏之禍，千古不滅。書生口舌安能與氣數爭權？剿襲《原道》文字，自謂律身。聖賢扶翼正教，肆口詆毀，誓不同流俗尚。乃偶然心攪於境，則又確信災祥禍福之說，祈禱讖悔，無所不至，比之佞佛者，更有加焉。蓋無真正學問，趨向不定故也。少年銳氣，至老耄而昏瞶。臨終讖語，諄囑子孫延僧禮佛，若恐墜入餓鬼畜生道者。跡其生平，固無一端可取。故徒作市井謾罵者，不許其讀是書。

崇正辟邪乃此書之大旨，故開宗明義，即已揭清。此回為入手緊接處，一篇堂皇正大文字，與前三首詩，均是寫足正意，不嫌復沓。

誅滅釋子，以法王為首惡；超凡輩為爪牙，鬆庵、行曇亦其羽翼；故行文涉筆亦有先後。鬆庵、行曇敘事既略、而首先被誅，次及超凡，終於法王，而後僧佛，同歸於盡。乃於此處忽出一不關甚事之和尚，舟中邂逅，絮語竟日，以一出其鬱悶之氣，似覺筆墨太煩，不知此正文家之旁擊法也。和尚一云林方丈耳，結交撫台，氣燄逼人，如此可畏。至於未公口脛亦鄭重，而告素臣曰：當今賜紫。見得此時素臣亦一介寒儒，長途遇舊，不期而會。此炫赫勢利之僧，而又為伴游未老而來，終席椰榆，拼得安心忍受。而乃因鬆庵之可惡一語牽連，心情發洩。轉使和尚欲怒不得，欲去不能。而素臣崇正辟邪，真實本領躍躍紙上，凜然有難犯之色。苟非和光，則皆罪大惡極，為素臣所不屑與言者。雖盡百餘回，此一篇堂皇正大文字，從何安放，固不得作泛泛觀也。

和光之外，又有法雨同為素臣所教，以罪坐首惡之例。言之法雨，更為書中之贅疣，不知和光勢僧，法雨文僧。素臣崇正辟邪之中，原寓援釋歸儒之意；所惡在佛，而不在僧。苟有機可迎，即其言易入。惟其為勢僧，故正言莊論以折之；惟其為文僧，故婉喻曲譬以導之。所惜者，和光舟中一遇，其後反為戎首，以報素臣，則其品第又在法雨下也。然而素臣何容心哉！孟子曰：「予不厲之教誨也者，是亦教誨之而已矣。」聖賢之用心，固至公而無私者也。

後文有發水覆舟、擒龍救妹一段大文章，而此回與和尚辯論，絮聒不休。作者好整以暇，是能於百忙中使閒筆者。然大雨即發水之徵，篇中一再點醒，正為回末突如其來者，暗作聯絡，而順文讀去，絕無一線痕跡，試於和光告辭後掩卷猜之，此後當有何等文字，恐費十日尋思，不能得其端緒，是真裁縫減盡針線跡者也。